

不吐不快

亿元公款被吞官员何以淡定

□郝洪

李华波大概算得上当今最从容镇定的“亿元大盗”了。这位江西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在长达四五年的时间里,利用职务之便,将 9400 多万元财政拨款套取转移,竟无人察觉。报道说,如果不是已逃往国外的李华波戏剧化地给县财政局分管领导打来越洋电话,举报自己,此案不知多久才能浮出水面。

这实在是令人震惊失语的小说情境。面对李华波的从容,“除了愤怒,还能说什么?”网友如是说。最让人愤怒的还不只是李华波的从容,而是鄱阳县官场的淡定。倘若李华波越洋自我举报这一情节属实,那不过是自认逃脱了法律制

裁的盗窃者的狂妄与自得。事件发生后,当地相关涉案人员的那些“无辜”表情才真正令人错愕——有什么比面对罪恶却无动于衷更让人悲凉的呢?

如果不是一篇“鄱阳县财政亿万巨款转澳门豪赌财政局长风光依旧”的网帖,此案恐怕还不会被公众知情,鄱阳县这个 2010 年财政收入仅 4.1 亿元的国家级贫困县,还不会就 1 亿元财政资金的突然消失,及时向公众做出说明,更不可能主动向媒体公开发布案情。如果不是媒体的穷追不舍,与案件相关的当地财政局局长、农信社负责人,恐怕不会自揭家丑,更不会对自己家交警儿子的经商行为主动做出解释。

案发后,鄱阳县财政局纪检组长说,“财政局是受害者,没有什么

责任”;鄱阳县财政局局长说,李华波从 2006 年就开始实施犯罪行为,这完全是他的个人行为,自己没有参与其中,作为局长不知情;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说,李华波私刻印章,农信社把关不严,但是“银行竞争激烈,大客户不敢丢,关系熟悉后,程序就忽略了”。

面对罪恶,鄱阳县官员们的淡定从何而来?这份淡定来自责任感的缺失。当舆论担心年财政收入仅 4.1 亿元的贫困县 1 亿元资金被盗之后的民生时,鄱阳财政局官员们显然并没有因此而深感内疚。这笔上级拨付用于病险水库、农田改造的巨款被窃,并不影响他们的工资福利。再穷,也穷不了自己的口袋,他们何必焦虑?

这份淡定也来自千锤百炼的

官场经验。官官相护的文化、带病提拔的经历,无疑让他们有了“安然”面对失职指责的底气,即使他们不能自证清白、自圆其说,但总能找到自我开脱的路径。而事实上,他们的确也总有能让事件朝着他们所预见方向发展的能力——当有网友揭露鄱阳县财政局局长儿子横行乡里、以权谋私时,财政局长不是很快就让自己当交警的儿子去“接受精神病治疗”了吗?

鄱阳县财政局纪检组组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财政局资金划拨的流程和机制没有问题。也许事实确实如此,但是,如果没有对官员的层层约束机制,不加强对每一级官员自下而上的监督、问责,不涤清官场文化,再好的管理流程和机制也难发挥效应。

百姓观点

打工不回故乡 失落的 不止是家园

□洪信良

回家团聚的“年”已过完了,民工们又得启程离乡了。“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可每年总有大量民工留在城市或发达地区的乡镇,他们并非真的是把异乡当家乡,或是为省点路费,或是为多挣点加班费,因为钱或为了钱,强捺心头的思亲思乡之情,在异乡冷冷清清地过年。

海德格尔说“故乡处于大地的中央”,有些人却十几年选择流落在大地的“边缘”——遥远的他乡,始终没回过“中央”。有媒体报道称,有一安徽男子外出打工 17 年未回家,68 岁的老母亲卖羊换钱,买了车票到湖南寻找 47 岁的小儿子。这位堪称不孝的儿子称,这些年里,他跑过全国十几个省市,在煤矿背过 8 年煤,在码头当过搬运工,“这么多年未回家,是因为没赚到钱不好意思回家”。撇开别的不论,这位打工者卖命般干活却没挣到钱是事实,他感觉不能“有尊严”地回家也是实情。

最新一期《南方人物周刊》以“十年一觉打工梦”为题,讲述了几个在广东东莞打工十年的农民工的故事。36 岁的吕莲娟说:“东莞在剧变,但我们没有变。”她还像十年前一样在流水线上当“机器”,每天累得腰酸背痛,还得面临工伤的危险,一家人仍是挤在租来的几平方米小单间里,她感觉自己十年来一直在原点徘徊。与吕莲娟一样,30 岁的老乡保君在东莞打工 10 年,也从未在春节返乡与家人团聚。他说:“打工至少能解决温饱,可它就像一块鸡肋,消耗了我所有的青春,让我变得越来越胆小,没有希望,也不敢绝望。”

鲁迅曾引裴多菲的诗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农民工似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这句诗作了注脚。每个农民工揣着一个“勤劳致富”的朴素梦想,总以为自己任劳任怨,像以前在故乡务农一样,“不问收获,只问耕耘”,就会有好好收成,就能改变自己穷困的命运,却不曾想自己把美好的青春都奉献给了异乡,却始终还是个挣扎在困顿生活中的异乡人。哪怕过年,他们都没条件回故乡一趟,可就这么呆上十年二十年,他们还是挣不到城市“户籍”,若不想让子女成为留守儿童,就得多交一大笔“赞助费”。希望是那么渺茫,但他们又不甘绝望,他们得努力挣扎让子女免于坠入“绝望”的境地,同时又把“老有所依”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

农民工很勤劳,可致富的是别人,所谓“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在过去十几年里,制造业创造了中国 GDP 总量的大约三分之一,可以说是中国农民工支撑起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可他们中很多人却贫困得连过年都不能回故乡团圆,在城市里,他们又始终是过客,而不是归人,他们失落了自己的家园,在城市与乡村的夹缝里艰难地生存。他们为城市化进程流了汗滴了血,可不公平的分配制度与远远滞后的社会福利保障政策使他们真的成了“边缘人”,就算春天到来了,他们也感觉不到是在“春天里”。

漫画世家

谁在 导演?

今年以来,我国大中城市蔬菜价格持续波动。调查发现,菜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并非供需矛盾,流通成本上升是一个重要因素。

蔬菜从田间到餐桌,产销环节最多有十多个,流通成本上升,是蔬菜价格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批发市场到零售市场,环节过多,“最后一公里”菜价翻番,也是菜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华社发



吃空饷究竟是什么样的“误会”

□邓海建

重庆万州原区长女儿被举报调进驻京联络处工作,不上班拿空饷两年。昨日,联络处一负责人表示,吃空饷是误会。(2月19日《新京报》)

《官二代被曝吃空饷两年》一文乍出,立时引发民意强烈反弹。事件之荒谬、性质之恶劣,毋庸赘言。令人更为诧异的是相关部门的回应:说领导的女儿其实“早就想把工资退还给联络处,只因受限于人在国外,一直无法返还工资”。

这个说法太侮辱民众的智商了。当事人虽然出国了,当领导的家人还在,还钱何难?就算吃空饷的确与其父无任何关系、父女间老死不相往来,现在国际间汇兑手续如此便捷,能出国的年轻人岂能不知道如何操作国际汇款?

钱当然不是问题,问题是人都走了、钱干嘛还如此“不依不饶”地盯着。人都不在岗了,为什么月薪还按月奉寄?这里面究竟是怎样的“误会”?当然,更大的“误会”是:区领导的女儿,是怎么“便宜”地坐上“驻京办”编制的“宝座”的?既然不

在岗两年了,这编制为什么还雷打不动地保留着?吃空饷如果退钱就了事,那么,贪污受贿的是不是物归原主就万事大吉?

这两天,吃空饷的“牛人”不断浮出水面:福建龙岩江进祥 9 年不上班工资照拿,据说是忙着上访;湖南南宁远县众多教师吃空饷,相关部门竟回应说,“空饷吃的是地方财政,不是国家财政,关你记者什么事?公务员吃空饷的更多,你们记者怎么不去关注?”——吃空饷还吃出如此“专业”的理由、甚至挤出更多的“同类”,不禁令人浮想联翩。

先有财政出手阔绰,后有空饷吃得爽利。说到底,吃空饷和无度的“三公消费”走的是同一条路线,资金审核如此“牛栏关猫”,地方财政难免就“洒向权力都是爱”了,甚至于投桃送李、暗箱勾结,活生生将空饷弄成权钱之间的“硬通货”。

吃空饷又不是一次性行为,说“误会”,这就是拿钱拿到手软的“误会”。这样的“误会”为什么和普通老百姓无关?当事部门又如何对人大等监督部门澄清这个“误会”?“误会”背后究竟潜伏着多少违法违规行为?这些问题,不能继续成谜。

□王石川

因为春晚火了一把的旭日阳刚是非不断,继汪峰禁止其在商业活动上演唱《春天里》之后,山东电视台的一位主持人和网友在网上爆料称,旭日阳刚之前到济南演出时,山东电视台几档名牌栏目想采访均被拒绝,最主要的原因是对方要收取采访费。此后,其经纪人和山东电视台的相关栏目都对此予以了否认。《成都商报》2月17日)

人怕出名猪怕壮。仿佛一夜之间,“旭日阳刚”一不小心红遍大江南北——红火意味着名利,意味着命运的改观,但红火往往还伴随着是非,从被指利用汪峰到遭汪峰

“封杀”,从内江说到“他们内部很乱”,从被曝其真实身份并非农民工到采访收费,旭日阳刚遭遇着一起又一起的舆论质疑。

对于娱乐中人来说,形影相吊,被边缘化,也许是最大的悲哀,因此他们宁愿陷入舆论漩涡也不愿孤独。但不得不说,此刻的旭日阳刚,已经被过度消费了。如果说汪峰“封杀”旭日阳刚,不允许其翻唱《春天里》等汪氏作品,名正言顺,与版权有关,尚算合法合理的话,那么一些人曝两人内江、内部很乱,就有些无趣了。而质疑他们并非农民工与采访收费,则有些靠谱儿,近乎无聊了。

平心而论,旭日阳刚音质一

般,形象一般,音乐素养更是上不了档次,但是两人偏偏能够在央视的“星光大道”中,一路顺利走到总决赛,并最终夺得亚军。其中缘由何在?一大原因是,他们被贴上了“农民工”的标签,而其所演绎的《春天里》确实有励志意味,对当下那些在城市辛苦打拼、辛酸挣扎的底层农民工有一定的激励作用。某种程度上说,旭日阳刚参加“星光大道”比赛,是希望通过“星光大道”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样,“星光大道”也需要旭日阳刚来传递关注草根、注目底层民众的意愿。两者心照不宣,有各取所需的意味。

央视春晚基于开门办春晚的理念,亟须吸收新鲜血液,而且需

要草根来装扮这个流光溢彩的舞台,来显示春晚的人文关怀,于是相中了包括旭日阳刚、西单女孩等在内的草根代表。无论是西单女孩还是旭日阳刚,他们之所以能够上春晚,靠的不是艺术能力,而是他们身上的标签,是他们所有的符号意义。可以说,央视的邀请函表面上递给旭日阳刚,实际上是“邀请”的是其所代表的亿万农民工。

须知,旭日阳刚成名于农民工这个标签,可现在无论是质疑者还是赞赏者,几乎都淡化了他们身上的农民工符号,都忘记了为什么要关注他们。有过分消费旭日阳刚的兴致和精力,不如分一些眼光投向更需要关注广大的农民工群体。

偷窃损毁光缆，
危害通信安全将受
到法律的严惩

周口通信传输局护线电话(0394) 83883365